



# 云天水瓶

杨刚

一位朋友的微信昵称是“云天水瓶”。有人说，微信昵称是一个人的电子名片，在显示个人信息的同时也透露着个性、趣味等。此说有一定道理，我觉得“云天水瓶”就比较对应我这位朋友的风格。看到这四个字时，我还总是想起当年一位老师用一个学期的课时讲授禅和诗两种文化现象的交流融合，其中就有“云天水瓶”“水穷云起”“舟载明月”等典故，让同学们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与魅力。

“云天水瓶”出自中唐李翱(772—841)的《赠药山高僧惟俨》二首之一，“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该诗收录在《景德传灯录》卷十四。《景德传灯录》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灯录”命名的禅宗史传，也是文化经典，北宋道原撰。今天以中华书局的版本为权威。《景德传灯录》自问世以来，颇受宋代教坛、文坛重视，文人阅读蔚然成风，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程颢、朱熹等都留下了相关的文字记录。以记言体记录师法传承的撰述方式也被理学家吸收，后来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黄宗羲的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都效仿《景德传灯录》体例而成。

李翱，字习之，是韩愈的弟子，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北魏著名政治家司空李冲的十世孙。这位崇儒排佛、大力推进古文运动的显赫人物，在试图重建儒家的心性理论、主张言行应以儒家的“中道”为标准之际，对佛家也有接触。《景德传灯录》记载，李翱曾经追随禅宗大师药山惟俨(737—834)求道。《赠药山高僧惟俨》就作于他见惟俨之时，给后人留下了云天水瓶的典故。

李翱是在刘禹锡之后到今天的湖南常德任朗州刺史，听说州内的药山有位高僧惟俨，便前往参请。进入药山时遇见禅师坐在树下只顾看经，并不理睬自己。李翱性子有点急就说：“见面不如闻名。”说完准备离开。这时惟俨高呼一声“太守！”“哎！”李翱情不自禁地应声而答。“太守何以重视声音而轻贱眼目啊？”惟俨问。闻此，李翱知道这和尚不简单，忙拱手拜谢，并提出“如何是道”的问题。惟俨用手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李翱不懂其意，于是惟俨说了一

句“云在青天水在瓶”。一刹那间，李翱心中如云开雾散，恍然大悟，忻慨不已。

大道无言，故无余说。云天水瓶引发了不少后世学人和禅子的褒赞。极有气势者如宋代北海心的吟偈：“云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胆向人倾。黄金自有黄金价，终不和沙卖与人。”

云在天上是自然的，水在瓶中也是自然的。云天水瓶都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没有特别之处。只要悟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明白了什么是道。云在天空自由飘荡，随意逍遥、卷舒自如，象征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与闲适悠远的心境；水在瓶中清光可鉴、纯净透明、恬静安详，象征着安逸自在的生活与空寂澄明的心境。于生命个体而言，一个人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境，都要自在、充分地把握住此时此刻。

惟俨以手指上下，研究者说这是惟俨试图表达天地宇宙，是一个问话者和解说者同时在场的时空概念。当抽象的肢体语言费解时，惟俨借用了双方都能看到的具象景物来作阐释。可以想象那一刻，惟俨、李翱二人面对面之际，天空正好有白云飘过，脚边正放着一个

装满清水的净瓶。惟俨用两个“在”字来描述云和水的状态就是告诉李翱，“道”只能通过人对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此在”的体悟来把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道只在目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士籍作家赫尔曼·黑塞(1877—1962)在著作《悉达多》中探讨了个人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永恒的人生境界的问题。在小说的最后几章，悉达多逃离了他生活的环境，来到多年前曾经横渡过的那条河，终于为解决变与不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而找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河水。这时，河水成为生命的象征，成为当下和永恒的结合体。在河水里悉达多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套用李翱的诗句可谓“云在青天水在河”。

12个世纪前的李翱见过惟俨之后脑洞大开了，提笔写诗也如惟俨一样“无余说”。《赠药山高僧惟俨》只描述了松下老僧阅读经书的场景以及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画面。今天，对云天水瓶自有感悟的人大概会欣然用这个典故做电子名片吧。

# 推开记忆的柴门

张锦凯

周末，汽车一路飞驰，驶离城市，寻一处民宿，品味乡村田园生活。

乡村民宿是一座精致的柴门小院，白墙青瓦，石子铺成的小径洒满阳光，几处花丛香气怡人，土灶烹佳肴，农家味，抚人心。柴门犬吠，小院鸡鸣，一碟素菜，一碗清粥，人间有味是清欢，惬意得很。恍然间，我推开虚掩的柴门，轻叩心扉，一些事，一些人，温暖着岁月，温暖着记忆……

柴门，就是用树枝编扎的门，或者是用杂木条、小木棍捆绑成的门。横着两根木棍，竖着几块木条，或者几块窄木板，用钉子钉钉，用绳子捆绑，就成了门。乡村里随手可得柳条、竹条、藤条，扎编在一起，也成了门。简陋、朴实、经用，柴门是这世上最柔软的一道门，它关不住小院的四季美景，却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园。

柴门日月长，总有一幅田园美景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扇柴门，还有一条看门的老黄狗，夕阳余晖之下，静谧的小院古朴而厚重，一种诗意栖居的感觉。记得，家乡的柴门两边，一般要砌上矮矮的土墙，形成一个宅院。土墙上除了放些小农具、杂物以外，也可以晒晒收获的农作物，或是摆上几盆花。柴门边小矮墙前的那块空地，曾是我与村里小伙伴们玩耍的乐土，打弹子、老鹰捉小鸡、丢手绢等童年的游戏，充满童真和乐趣。尽兴了，或玩累了，就住矮墙上坐一坐，两条小腿吊儿郎当地悬着，好不自在，好不快活。

“欲扫柴门迎远客，青苔黄叶满贫家。”柴门寒舍，清贫之境，没有雕梁画栋的装饰，没有富裕的生活条件，也许只有土屋三间，也许只有粗茶淡饭，但沧桑的岁月里永远流淌着温情与爱。柴门简陋，从来是不设防的，左邻右舍端着饭碗，推门即入，一起话桑麻、拉家常。有时缺个农具，同村人在柴门前喊几声，若没人应答，便会推开虚掩的门，拿起农具就走，这大概就是柴门人家最淳朴的乡土民风吧。

远离了乡村，住进了楼房，生活的环境改变了，但柴门内的旧时光，或将成为一生的温暖。当代作家木心曾说：“无论蓬户荆扉，都将因你的倚闾而成为我的凯旋门。”倚柴门者，不止家人、爱人或朋友，更有自己，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诗意地凯旋。柴门回首，里面住着一颗明净、淡泊、悠远的心：“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悠闲自得；“最好暮秋溪上路，柴门月色向人新”，清新美丽；“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村野之趣；“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犬吠人归，你是那个风雪夜归人吗？还是我在等待那个风雪夜归的人？归来之时，温暖依旧。

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变迁，乡村的柴门悄悄地消失了，敞开的柴门变成了紧闭的铁门，柴门走进了历史，或许我们只有在乡村民宿里品味柴门清欢，或许我们还能从古诗雅韵中阅读柴门往事。然而，我总觉得，推开记忆的柴门，总有一段温情岁月历久而弥新……

# 选择

侯建忠

时间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当年自己参加高考时选择文科时的情景仍清晰地映在脑海，难以忘记。

那一年我16岁，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

我从小羡慕有文化的人，渴望有更多的机会读书。听说村里的下乡青年是大学生，我打心眼里敬佩。那时上学读书需要推荐，初中毕业上高中、高中毕业上大学，均为推荐上学。我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能够被推荐上了高中，已是十分幸运，上大学就不敢奢望了。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高中毕业后，能够当个代课老师或民办老师，经常与书为伴，就不错了。

我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特别喜欢看书，《水浒传》《岳飞传》《三国演义》……只要能搜罗到就看，前前后后也看了不少。因为识些字，父亲曾担任过村里的会计。在他十来岁的时候，附近一个村子招录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高小生，父亲报名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当他满怀希望回到家中，对他的爷爷说了考试上学的事，他的爷爷满脸不高兴，认为他是不谋正业。父亲上学读书的梦成了泡影。受父亲的影响，我也爱上了看书。我上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学校以参加各种劳动为主，但在父亲的影响下，尽可能地寻找机会多读书。

听到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之时，离我高中毕业只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了。那时的第一个学期为春天开学，第二个学期才是秋天开学。放完秋收假开学以后，学校开始正规上课，我的学习劲头也空前地高涨起来。

1977年10月21日，全国各大媒体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没过几天，学校得到通知，在校生特别优秀者可以参加高考，县里分配给我们学校两个参加高考的名额，最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获得一个名额。在一个月后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高考。复习期间，学校进行了文理科分班，全校三个班的同学进行了各自的选择，前五名的同学大都进了理科班，而我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文科班。俗话说：穿衣吃饭量家当。我深知自己的理化基础薄弱，初中期间基本没有怎么学过，高中学得也是浮皮潦草，雨过地皮湿，很不扎实。首次参加高考，匆忙上阵，由于基础较差未能上榜，但也极大地调动了我学习的积极性。第二年，我又一次参加了高考，并成为全校仅有的两名考上大学的同学中的一员。

时至今日，我都为自己当年在选择文科这件事上，没有随大流，最终选择了文科班参加高考而感到庆幸。而那时的选择，也为我后来热爱文学，并一直在写作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奠定了基础。



山水之间

周文静摄

# 浅秋

曹立杰

在飘零的落叶里  
收拾过往的情思  
在风柔月清里  
感受秋的喜悦

荷塘带着一缕醉意  
沉睡在夕阳的静美里  
广阔的苍穹啊  
秋雁在茫茫天际间  
吟咏村庄的暖

我迎着秋风  
感受流水的声音  
感受行走在内心的水墨丹青  
还有一低眉  
就能遇见的花开

停靠在月色的柔波里  
聆听这浅秋的呢语  
万物走向成熟  
还有一叶小舟  
轻放在灵魂的渡口

# 时间的风景

和智楠

在我看来，时间是个苍白的字眼，始终无法用具体的形象去触及，去感知，去聆听，但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的生活，在每一个日升月落的日子，影响着我，改变着我，左右着这世间万事万物的变迁。

事实上，在我之前，就曾经有无数古人追问过时间到底是什么。孔夫子的惊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的感慨：“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曾国藩的叹息：“日月既往，不可复追”。无疑都讲述了时间的无影无形和浩荡奔腾。它没有起始与来处，也没有终结与归处，只是永不停息地向前流逝，常常难以刻画，也无法描绘。

然而此刻，面对着这片山林的四季更迭，我突然觉得，时间是可以用来风景来诠释的。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发生着什么，将来还会发生什么，行走其间又有怎样的感受，都能在一帧帧时间的风景中，得到确切的答案。如同画中的

这片山林，不但清晰地记录下四季时光，甚至连时间的每个细微变化都清楚地呈现出来。季复一季，年复一年，眨眼千年过去，变迁的是时代，不变的是这片山林的美丽风景，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想要获得幸福的初心。

世界万物的流转，与时间有关，也与我们的慧眼和心态有关。拥有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方式看待时间，万物在你的眼中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时间的风景，它宛如一面明亮的镜子，能让你在每一个深夜与镜中的自己对望，寻找到真正的自己。

离开时，我不禁再次将目光投向展厅中央的缤纷四季。时间流逝，季节轮转，人生路上，如果我们只是不停地奔跑，只为赶到终点，会错过这一路的美景。因此当你彷徨迷失时，不妨停下匆忙的脚步，看一看沿途时光的风景，也许在那些光影交错的面面里，你会得到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 秋声

郭继生

秋风收夏色，木叶动乡关。  
御河微涟漪，桑干荡凉炊。  
寒蝉文瀾湖，浮云白登山。  
嘉禾畴野望，商信送丰年。

# 秋的约定

孟夏

一行大雁远去秋，如约而来

隔夜的露水  
凝结成秋蝉的轻吟  
擦亮破晓的村庄  
多余的语言开始飘零  
汗水和谷粒日渐饱满  
镰刀的光芒布满田野  
感动由此开始  
日子由此丰腴

“秋天”——写下这个词  
菊花就躲不及防地  
绚烂起来



篆书《崔子玉座右铭》

张谟书